西漢年紀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漢年紀

(二)

王益之撰

西漢年紀卷六

文帝

三年冬十月。吳王濞、淮南王長、來朝。史記年表。夏四月。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本紀荀紀。初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張敖獻美人。長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爲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柏人事發覺。幷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長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方縱趙王。未理長母。長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妒。弗首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已生長。母恚。卽自殺。吏奉長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眞定。高祖十一年。立長爲淮南王。王英布故地。凡四郡。上自將擊滅布。王遂卽位。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帝卽位。王自以爲最親。驕蹇。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卽自袖鐵椎。椎殺辟陽侯。帝以爲親故弗治。史記淮南厲王傳。按原本無長心怨辟陽侯一事。首尾未具。疑傳寫脫漏。今據史記補。五月。匈奴人居北地、河南、爲寇。帝初幸甘泉。本紀。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徙代王武爲淮陽王。以地盡與太原。更號代。史記。大事記。太原王參更爲代王。漢表。考異曰。史記大事記。載于三年。漢表亦載代王武文帝三年。徙爲淮南王。太原王參。文帝三年。更爲代王。文三王傳云。四年通鑑又載于五年。按文帝自代王爲天子。析舊國爲二。以封二子。至是匈奴入寇。內奉兩王。外禦強敵。事力不支。故移武王淮陽。使參盡得全代之地。當是三年無疑。今從大事記。及漢表載于三年。匈奴入寇之後。文王傳。按二年三月。立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至是代王方徙封淮陽。濟北王反。以棘蒲侯此書於二年內。不載封三王事。而但於此見徙封之文。本末不具。疑原本有脫文。都晉陽如故。

陳武爲大將軍擊之昌侯盧卿共侯盧罷師甯侯魏邀深澤侯趙將夜皆爲將軍屬武大事記王反以下十六字案濟北原本脫去今補入秋天下旱五行志七月大將軍陳武等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阸尼黃反選思究反蠕音軟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考異曰南越朝鮮以下見史記律書而漢書荀紀皆不載不知其時第云今匈奴內侵願結和通使以帝時考之匈奴是年始入寇次年已和親矣今附於陳武平濟北既還之後案上文但記陳武擊濟北不載討平月日疑亦脫文帝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辱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化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律書帝召漢中守田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敵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敵常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其爲雲中守或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而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患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歐與驅同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田叔傳考異曰此事不得其時今附於匈奴入邊之後帝於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賈誼

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誼傳考異曰荀紀通鑑並載於四年按誼至長沙三年始作服賦首稱單閼之歲蓋丁卯歲也如此則誼之謫去在甲子歲蓋文帝之三年也若載於四年則絳侯已就國灌嬰已死無由譖之今附于甲子歲之末按今本荀紀四年無貶賈誼事）

四年春正月甲年北平侯張蒼爲丞相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爲丞相卒就卿所緒正律歷故漢家言律歷本之張蒼（蒼傳按原本無本之張蒼四字今補入）季布爲河東守人有言其賢帝欲召以爲御史大夫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顏師古曰邸郡朝宿之舍在京師也）一月見罷（布傳布御史大夫按嘉以十六年爲御史大夫大事記考異曰史記載是年申屠嘉爲御史大夫）匈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少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彊以夷滅月（考異曰漢書紀作秋九月按史記漢書侯表並以五月甲寅封紀作七月人表自管共侯以下至白石侯凡十人當是紀誤今從漢書表）以安邱侯張說爲將軍擊胡出代（史記大事記）匈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少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彊以夷滅月

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音桀。及邛列反。）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幷爲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係虜（火姑反。）淺奉書。請獻橐佗一。騎馬二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許之。（匈奴傳。）六月雨雪。（荀紀。吳太子賢（楚漢春秋云。名賢。字德明。）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徒計反。）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吳王慍（於問反。）曰。天下一家。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陰有邪謀。（此語見鄒陽傳。）京師知其以子故。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甚。及後使人爲秋請。才性反。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疾。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更始。於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謀亦益解。（吳王濞傳。）

五年夏四月。（漢書荀紀。）爲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

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目作兵器。目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目臨萬貨。目調盈虛。目收奇（居宜反）羨（戈戰反）。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目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食貨志）賈山復上書諫。以爲變先帝法非是。章下詰責。對以爲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今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也。賈山傳。）初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工孝反）而之漸臺。以夢中陰自求推者。即見濯船黃頭郎。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名通。鄧猶登也。帝甚說。尊幸之。日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帝賞賜通。鉅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帝時閒如通家游戲。然通無他技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通傳。）帝時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趙談以星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然皆不比鄧通。（佞幸傳。）楚夷王郢客薨。子戊嗣。（年表。楚元王傳。）六年冬十月。桃李花。（本紀。）淮南王長數上書。不遜順。帝重自切責之。時帝尊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予王書。諫數之曰。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

列侯以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馭天下正法。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之（欲反）國爲布衣。守冢眞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乃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爲宅居。以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沫（胡內反）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爲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絕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爲之基。而子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守眞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音奔）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衞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

大王邸。論相以下。爲之柰何。夫墮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蚤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卽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臯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熟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王得書不說。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乃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臣[缺]。蒼。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爲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爲丞相。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爲治家室。賜與貨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爲。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爲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簡忌謀。殺以閉口。爲棺槨衣衾。葬之肥陵。謾吏曰。不知安在。又佯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爲亡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擅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

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者賜書槖捕。長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十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制法於王。（按史記作致。漢書作置。下同。）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爲。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制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蒼等奏。請處蜀嚴道邛郵。遣其子。子母從居。縣爲築蓋家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炊食器、席、蓐。制曰。食長給肉日五觔。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於是盡誅所與謀者。酒遣長。載以輜音齊車。令縣次傳。賈山言。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兩語。見山傳。）不納。袁盎時爲中郎將。亦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不爲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爲人剛。有如遇霜露。行道死。陛下竟爲以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致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迺不食死。至雍。雍令發之。以死聞。上輟食。哭甚哀。袁盎入頓首請罪。上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行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常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不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

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顓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夫許由一讓。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衞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柰何。曰。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迺可。淮南有三子。唯在陛下耳。上卽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迺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史記、漢書、淮南王、袁盎傳。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袁盎。盎患之。盎兄子種爲常侍騎。諫盎曰。君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八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柰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盎傳。竇皇后病失明。帝幸邯鄲慎夫人。外戚傳。其在禁中。常同坐。上幸上林。及坐。郎署長布席。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卽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觔。盎傳。諫淮南王事之後。荀紀列於六年。得之矣。今從本傳及荀紀。然通鑑所以載於二年者。正以載張釋之爲廷尉於三年。釋之益所薦。故併列盎事在前耳。殊不知張釋之傳云。事文帝十年。不得調。故免歸中郎將袁盎惜其去。請徙補謁者。釋之在文帝時。不得謁。不應三年便爲廷尉也。通鑑據百官表載張釋之所以併盎事誤也。荀悅載釋之爲謁者。於文帝十年爲廷尉於十三年。豈此時表尚未誤。後世傳寫之訛。遂以十三年爲前三年也。考異曰。通鑑載於二年。按盎以六年爲中郎將。本傳載於六年。得之矣。今從本傳及荀紀。然通鑑所以載於二年者。正以載張釋之爲廷尉於三年。釋之益所薦。故併列盎事在前耳。殊不知張釋之傳云。事文帝十年。不得調。故免歸中郎將袁盎惜其去。請徙補謁者。釋之在文帝時。不得謁。不應三年便爲廷尉也。通鑑據百官表載張釋之所以併盎事誤也。荀悅載釋之爲謁者。於文帝十年爲廷尉於十三年。豈此時表尚未誤。後世傳寫之訛。遂以十三年爲前三年也。

七年冬十月。趙王遂、梁王勝、淮陽王武、代王參來朝。史記年表。

夏四月丙子。初置南陵。史記事記。大六月癸酉。未央

宮東闕采音浮。罳災。本紀。考異曰。荀紀作辛酉。漢書作癸酉。二者不同。按長歷。六月辛未朔。癸酉乃六月初三日。此月無辛酉。當是荀氏誤。今從漢書。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音禧。宣室。漢儀注。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爲梁王太傅。考異曰。通鑑載賈誼治安策於文帝六年。非也。按誼傳。爲服賦。曰。單閼之歲。應劭曰。太歲在卯爲單閼。文帝六年。乃丁卯歲也。又言歲餘。文帝徵。梁王上少子。誼入對宣室。拜爲梁太傅。然則誼對宣室。當在七年。至於上治安策。則又在爲梁太傅之後。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以得失。誼傳。典客馮敬爲御史大夫。百官表。考異曰。史記大事記。載於九年。漢書百官表。荀紀。並載於七年。今從漢表。荀紀。

西漢年紀卷七

文帝

八年冬十月。齊王則、燕王嘉、河閒王辟彊、來朝。史記年表。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儗。音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梁太傅賈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執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偏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千故反。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仕庚反。攘。女庚反。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讀曰嚮。下同。風。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

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埶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下更反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虖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耶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熹音衛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火規反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步鼎反起非有仄至之埶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乃爲中涓其次廑與僅同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女瑞反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

趙幽王王淮陽。共謚曰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虐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効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孰盡又復然。殃甌古字。禍之變未知所移。明主處之。尙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讀曰鈍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胡懈也。也。至於髀音陛。寬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埶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髀髀也。釋斧斤之用。而欲嬰以芒刃。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埶不可也。臣竊迹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矣。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

不敢有異心。輻湊竝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扶問反）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制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徒旦反）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埶。方病大癃（止勇反）。一脛之大幾巨（依反）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讀曰伸。下同）。一二指搐（丑六反）。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癃也。又苦跼蠼（古蠼戾字）。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考異曰。漢書本傳云。惠王親兄子也。劉氏刊誤云。惠王下脫之子二字。此言爲是。今從之。）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古逼字）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癃也。又苦跼蠼。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埶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姆（古侮字）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高帝徵令。是主上之操十反）。也。天子共（讀曰恭）。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讀曰但）。倒

縣而已。又類辟（音壁）且病痱（音肥）。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方目反）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堠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甲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謂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皇帝之號。爲戎人諸侯敎。既卑辱。而瞂不息。長（上聲）。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且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諠傳）爲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振槁也。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帝義也。愛好有實。已諾有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謂三表。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謂五餌。三表已諭。五餌既明。則匈奴之中。乖而相疑。其貴人南面而歸漢。猶弱子之慕慈母也。其衆南鄉而欲走漢。猶水之流下也。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守。惡得不歸陛下之義哉。（賈誼新書。考異曰：漢書不載。今取賈誼新書足之。）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謂流涕者此也。（諠傳）天子之相。號爲丞相。諸侯之相。號爲丞相。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矣。天子衞御。號爲太僕。秩二千石。諸侯之御。號曰太僕。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天子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

號曰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天子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旦。諸侯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旦。殿門俱爲殿門。闌入者亦俱棄市。宮牆門衞同名。其嚴一等。罪已鈞矣。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令儀之言是也。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稱陛下。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然則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夫所恃以別貴賤同尊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今事無別。是臣主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行歸於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此之不行。可爲長太息者此也。（賈誼新書。稱長太息者六。而闕其一。今取之以足其數。）考異曰。此段見賈誼新書。蓋誼考異曰。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綈音奚。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皮義反。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其勿反下同。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徒奚反。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於反。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幷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

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之銳反借父耰音憂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音碎語抱哺音步其子與公併步鼎反倨婦姑不相說讀曰悅則反脣而相稽工奚反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居豈反耳然幷心而赴時猶日蹙音厥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兼幷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振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令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劉音瞀寢戶之簾搴音騫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頰妙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鉅衣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下更反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閒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體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與管同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不可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竝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讀曰冀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

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謂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胡電反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存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繈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讀曰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與太子宴者也故乃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衞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善讀曰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同貴賤有等而下不踰與踰同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與集

同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師保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與饋同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武象。齊在私反趣讀曰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竹兩反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芟讀曰刈草菅音姦。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讀曰導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居力反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工官反。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讀曰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

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導）之以德教或毆（與驅同）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以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欲殺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

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司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其斬反主乎廉恥節義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千六反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音馬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廉被戮辱者不泰迫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廉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子余反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先列反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音彭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胡郎反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

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讀曰鈍。亡恥。奠胡結反。詬音后。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式延反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頻面反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音軌。不飾。坐汚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汚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讀曰疲。軟人究反。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諱古呼字之也。徙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聞譴呵。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胡公漢官儀車駕出有請室令在前先驅此官有別獄也。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式爾反。上不使人頸盭古戾反。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才乞反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讀曰喜。許吏反。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

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先是絳侯周勃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誼傳考異曰此見賈誼傳其下又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慚成始以史考之下吏始周亞夫非自武帝始也史臣之言蓋失於不深考故通鑑刊去此語爲得其實今從之夏五月太僕汝陰侯夏侯嬰薨有官表本傳

九年冬十月城陽王喜淮陽王武來朝史記年表春大旱本紀考異曰荀紀作夏漢書紀作春今從漢書溫室鍾自鳴以芷陽鄉爲霸陵史記大事記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中郎將袁盎攬轡同轡卻上曰將軍怯邪盎言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驂六飛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袁盎傳考異曰事見盎傳今附於霸陵之後十年冬十月諸侯王皆來朝史記大事記此據史記大事記所書不得其時按表是時楚王戊齊王則城陽王喜吳王濞燕王嘉趙王遂河間王辟彊梁王勝代王參淮陽王武長沙王吳者凡十一王東萊解圍云史記今年書諸侯王皆來朝則吳王稱病不朝其猶在是歲之後歟考史記諸侯表文帝三年吳王濞來朝自是終文帝之世竝不復朝是吳王稱病當在三年之後七國反景帝詔曰吳王濞稱疾不朝二十餘年使吳王十年以後方不朝至景帝三年才十七年耳不應云二十餘年又賈誼疏言今吳又見告矣則自是吳已有反形因其不朝而可知之又誼疏論太子提博局殺吳太子之事誼疏在文帝八年不應吳王十年方不朝也然史記十年所以書諸侯王皆朝者謂餘諸王來朝而是時吳王已賜几杖固不預朝請之數也將軍軹侯薄昭殺漢使者侯表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漢紀鄭氏註帝臨爲置後漢書侯表考異曰此事見鄭氏漢書本紀註通鑑取之今從通鑑南陽張釋之以貲爲騎

郎。如淳曰：漢注：貲五百萬得爲常侍郎。事帝十年不得調。使反。釣亡所知名。釋之曰：久官減仲仲釋之兄之產。不遂。欲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考異曰：通鑑載張釋之事於三年，以傳考之，荀氏書於十年，是也。今從荀紀。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使宜事。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久之。帝稱善。拜釋之爲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求遠反。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亡窮者。帝曰：吏不當如此耶。尉亡賴。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措不可不審也。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爲公車令。釋之傳。帝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故秦博士濟南伏生。張晏曰：伏生名勝。能治。欲召之。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召太常使掌故潁川晁錯。音厝。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史記儒林傳。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錯爲人附直

刻深。嘗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晁錯傳。考異曰。史失其年。按錯傳。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家令之前一年。燕人韓嬰爲博士。韓嬰傳。漢興。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體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頌。頌讀與容同。舊儀有二。卽爲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詣魯學之。帝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是後能言禮爲頌者。由徐氏焉。儒林傳。六國之君。故文侯最爲好古。至是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藝文志。時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瞽。帝奇之。桓譚新論。帝廣遊學之路。論語、爾雅、孟子。皆置博士。趙岐孟子序。後漢書酺曰。文帝始覽一。孟子。置博士。見趙岐孟子序。皆不得年月。今附於晁錯受尚書之後。考異曰。韓嬰、徐生事。見儒林傳。竇公事。見藝文志。論語、爾雅經博士

西漢年紀卷八

文帝

十一年冬十月梁王勝、淮陽王武、代王參來朝。史記年表。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衞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公車令張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考異曰。此事荀紀併載於十年。按漢諸侯王朝多朝十月。蓋歲首也。釋之事文帝。十年不調是年。袁盎薦之。方徙爲謁者。及言秦漢便宜。拜爲謁者僕射。從幸上林。止不拜。當坐。方拜公車令。爲公車令後。始劾奏太子梁王。以事勢考之。非十年十月也。按史記表。梁王十一年。亦入朝。釋之劾下車事。當是此年。今移於此。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時愼夫人從。上指視愼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愼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悽愴悲懷。顧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鋼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帝稱善。張釋之傳。冬六月。梁懷王勝薨。無子。國除。梁王賈誼傳。荀氏漢紀。賈誼上疏曰。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薪讀與芟同。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忤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

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埶不可久按賈誼本傳此下尚有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以益梁梁起於新鄭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有異心者不敢謀等句凡百餘言此書不載於文義不足疑原本脫落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帝從之賈誼傳絳武侯周勃薨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嚮坐責之趣謹曰爲我語其椎少文如此勃傳

太史公曰周勃始爲布衣時鄙樸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帝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

博士鼂錯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爲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爲也臣之愚誠以爲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爲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爲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爲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鼂錯傳時周仁以謁見爲太子舍人而張歐音驅亦以治刑名侍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其人長者歐安邱侯說庶子也周仁

張敞傳。吳王濞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讀曰價。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止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謂卒更也。貰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出錢顧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服虔曰。吳王欲得民心。爲卒者顧其庸。隨時月與平價也。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他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頗讀容。曰共禁不與。以故能使其衆。鼂錯爲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之。帝寬不忍罰。以此吳王益橫。胡孟反。吳王濞傳。初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招置四方游士。齊鄒陽、吳嚴忌、淮陰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鄒陽傳。吳王之謀爲逆也。枚乘奏書諫曰。夫以一縷之絲。係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深。雖至愚之人。猶知其絕矣。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志樂。終萬乘之懽。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吳王不聽。枚乘傳。匈奴寇狄道。本紀。上發兵以禦之。太子家令鼂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匈奴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與集同。士卒。底與砥同。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

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子廉切。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邱阜。卬古字。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弋戰反。相屬。之欲切。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崔音桓。葦竹蕭草木蒙龍。來東反。支葉茂接。此矛鋋上延反。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按鼂錯本傳。此句下。尚有士不選練。卒不服習。以下數百言。此本不載。傳則上文所云。合刃之急者三。已缺其二。於文義未明。疑屬傳寫脫落。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與同。裁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荅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鼂錯傳。

十二年冬十月。齊王則。趙王遂。河閒王辟彊。來朝。史記表。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各二千戶。本紀。二月出惠帝後宮美人。令得嫁。本紀。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賈誼傳。考異曰。通鑑載於十一年。正以賈誼上疏故併附於此。按梁懷王揖傳。揖即勝也。云揖薨。明年梁孝王武徙王梁。又武傳及史記年表。並云十二年徙梁。今書於此。民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考異曰。通鑑載於七年。非也。按史記漢書淮南王傳。並云十二年民作歌。上聞之。乃歎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爲我貪淮南地耶。迺徙城陽王喜。王淮南故地。而追謚淮南王爲厲王。置園如諸侯儀。淮南王傳。考異曰。通鑑載於十年。非也。按史記諸侯表。漢書同。姓諸侯表。並書喜以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又淮南王傳云。十二年民作歌云云。上聞之曰。

天下豈以爲我貪淮南地邪。迺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淮南王爲厲王。如此則城陽徙淮南。在十二年無疑。今書於十二年。三月除關無用傳。本紀。初賈誼嘗論以爲建武關、函谷關、臨晉關者。大抵爲備山東諸侯也。天下之制在陛下。今大諸侯多其力。因建關而備之。若秦之備六國也。豈若定地勢。使無可備之患。因行兼愛無私之道。罷關一通。而天下無以區區獨有關中者。所謂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馬關者。豈不曰諸侯得衆則權益重。其國衆車騎。則力益多。故明爲之法者。無資諸侯。豈若一定地制。令諸侯之民。人騎二馬。不足以爲患。益以萬夫。不足以爲害。今不定大理。數起禁。不服人心。害衆覆之義。不便。賈誼新書。初梁王墜馬死。賈誼自傷爲傅無狀。至是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賈誼傳。考異曰。呂氏大事記。載於十三年。按誼傳。載梁王墜馬死。賈誼自傷爲傅亡狀。常哭泣。歲餘亦死。梁王以十一年六月死。則誼死在十二年無疑矣。今移於十二年。吳有馬生角。在耳前上向。右角長三寸半。左角長二寸半。圍皆二寸。荀氏漢紀。詔丞相曰。監御史不奉法。乘公就私。陵暴百姓。行權於下。治不平正。處官不良。細民不通。不率其職。俗不孝弟。不務於本。衣食無度。出入無時。衆強暴寡。盜賊滋彰。丞相以聞。於是遣丞相史九人。出刺諸州。幷督監御史。通典漢儀。

十三年冬十月。楚王戊來朝。史記年表。帝躬修元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安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寖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考異曰。漢書百官表。載於三年。呂氏解題。以爲釋之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不應廷尉之拜。在三年。遂書於後三年。今者刑法志。書釋之爲廷尉。於除肉刑之先。除肉刑。蓋文帝之十三年也。荀氏漢紀。書釋之爲廷尉。於十三年。得

之矣。今從荀紀。是歲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他弟反縈自傷悲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天子憐悲其意。五月兩字據本紀。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孟康曰。黥。劓。二則左右趾合一凡三。崔浩云。文帝除肉刑而宮劓二則左右趾一凡三。考異曰。孟康曰。黥。劓。二則左右趾一凡三。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宮刑重絕。詔曰。除宮刑。景紀議文帝廟樂。不易。張斐注曰。以其淫亂人族類。故不易也。爲是說者。皆失於不考。景紀之語。是宮刑已除於文帝之時矣。詔文云。今有肉刑三。則除宮刑。當在除肉刑之先。非同時也。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媿。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無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刑法志。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張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以爲行過。既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迺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帝怒。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上怒曰。人亡道。迺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吾非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矣。且罪等。

然以順逆爲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坏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啓。見釋之持議平。迺結爲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張釋之傳。考異曰。荀紀載於十三年。今從之。先是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夫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它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以爲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之。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幸得離襁褓。受嚴命而事夫。夫且行時。屬妾以老母。既許諾之。夫受人之託。豈可棄哉。棄託不信。背死不義。不可也。母曰。吾憐汝年少早寡也。孝婦曰。妾聞寧載於義而死。不載於地而生。且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夫爲人婦。固養其舅姑者也。夫不幸先死。不得盡爲人子之禮。今又欲使妾去之。莫養老母。是明夫之不肖。而著妾之不肖。不孝不信。且無義。何以生哉。因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終養其姑。二十八年。姑死。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守以聞。帝高其義。使使者賜黃金四十斤。復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列女傳。考異曰。此事見劉向列女傳。不得其時。然考婦之夫以戍死。後養姑盡孝。淮陽守以聞淮陽王武。十二年徙梁。是淮陽至是方爲郡也。十三年。又除戍卒。今遂附孝婦事於淮陽王徙封之次年。除戍卒令之前。除戍卒令。史記。大事記。

十四年冬十月。燕王嘉來朝。年表。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孫卬。考異曰。孫字據功臣表增入。按顏註曰。功臣表云。蛅侯孫單。以父北地都尉卬死事後。文帝十四年三月丁巳封。與此正合。然則卬姓孫而徐廣乃云姓段。說者因曰。段會宗即卬之元孫。無所據也。會宗漢書有傳。班固不云是卬後。何從而知之者乎。虜

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考異曰。呂氏解題曰。奇兵。漢作騎兵非也。胡無步兵。今從史記。候騎至雍、甘泉。匈奴上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騎射上林。講習戰陳。漢書匈奴傳贊。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時隴西李廣以良家子從軍擊敵。用善射。殺首虜多。爲郎。常騎侍。顏曰。官爲郎而常騎以侍天子。故曰常騎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帝世。萬戶侯豈足道哉。廣傳。三月。詔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直義反。具西時、畦時、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河湫、漢水、玉加各二。及諸祀皆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及漢受之。推終始傳。張懋反。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服色上黃。郊祀志。按史記漢紀。春詔增壇場珪幣。無三月字。郊祀志。亦有年無月。此作三月。未知何據。事下丞相張蒼。蒼傳。蒼以爲漢迺水德之時。河決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公孫臣言非是。罷之。郊祀志。

十五年冬十月。燕王嘉、梁王武、來朝。史記表。春、黃龍見於成紀。本紀。其夏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於成紀。毋害於民。歲以有年。朕幾讀冀曰。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朕勞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四月。帝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尚赤。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郊祀志。赦天下。修名山大川嘗祠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禮。本紀。按原本。趙人新垣平以下。屬九月舉賢良文學之後誤。今從史記本紀。移入此處。又原本。此上有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

祝靈以議時致禮如故一節與所引本紀修名山大川條複今刪去九月詔有司舉賢文學士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弋豉反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類寐善勠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楸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子容切竝建豪英以爲官師爲諫諍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與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直龍反之閉之與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虖讀曰呼戒之大夫其帥志毋怠毫錯對曰平陽侯臣窋汝陰侯臣竈潁陰侯臣何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下反邪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爲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筦與同管子而爲伍伯讀曰霸下同長今陛下講於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板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

世。爲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竊等。迺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草茅臣。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於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直略反）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皮義反）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熟。祆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弋豉反）及後世。此明於人事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之欲反）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爲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爲之機陷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

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讀曰縱。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皐大者罰重。皐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無邪僻之行。外無鬻汚之名。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讀豫。曰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幷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竝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與集同。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強。夫國富強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蒼讀曰嗑。欲亡極。民力罷讀曰疲。盡賦斂不節。矜奢自賢。羣臣恐邛勇反。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憯千感反。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爲制。秦始亂之時。吏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

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讀曰唱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爲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嬈如紹反寬大愛人肉刑不用皐人亡怒讀曰孥曰非讀曰誹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侯賓禮長老愛恤少孤皐人有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爲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爲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草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時賈誼已死對策百餘人唯錯爲高第繇是遷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鼂錯事

十六年夏四月。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臨渭。其北穿蒲池、溝水。燔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新垣平。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帝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壇。祠以五牢。郊祀志。齊文王既薨。時悼惠王後。尚有城陽王。帝憐悼惠王適讀曰嫡。嗣之絕。五月丙寅。乃分齊爲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爲王。高五王傳。陽虛侯將閭爲齊王。安都侯志爲濟北王。武城侯賢爲菑川王。白石侯雄渠爲膠東王。平昌侯卬爲膠西王。扐音勒。侯辟光爲濟南王。通鑑。六王同日俱立。高五王傳。鼂錯諫以爲違古制。恐爲亂。不聽。五行志。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爲王。皆復得厲王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勃爲衡山王。陽周侯賜爲廬江王。東城侯良薨無後。淮南王傳。初韓王信亡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頹當城生子。因名曰頹當。韓太子亦生子嬰。至是頹當及嬰率其衆降漢。六月丙子。四字據表。封頹當爲弓高侯。嬰爲襄城侯。韓王信傳。考異曰。荀紀載於後七年非也。今從漢表。是歲以淮陽守申屠嘉爲御史大夫。本傳。百官表。考異曰。此據漢書本傳。百官表。而荀紀作淮陽相。按文三王傳。淮陽王武。以十二年徙王梁。是時淮陽已爲郡矣。既非王國。安得有相。當是荀紀誤。今從漢書。東茅侯劉告。坐事國人過員免。侯表。

後元年冬十月。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腰斬平。夷三族。史記。文帝紀。漢書五行志。及郊祀志。考異曰。漢書本紀。書平謀反。恐非事實。今從史記紀及郊祀志。

二年冬十月。梁王武來朝。本傳。正月壬寅。天槍夕出西南。天文志。匈奴歲入邊。殺略人民甚衆。漢甚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是歲帝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渠（先列反）惡民貪降其趨（讀曰趣）。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悅。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塞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蘗、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普何反）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墮（火規反）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蝡（人兗反）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匈奴傳。八月戊辰。丞相張蒼免。考異曰。史記大事記。漢書百官表。並作八月戊戌。荀氏漢紀作戊辰。按長歷。是年九月丙申朔。戊戌。乃九月初三日也。八月無戊戌。又是月庚午。申屠嘉相。代蒼。去戊辰本二日耳。當是荀紀爲是。今從之。蒼任人爲中候。大爲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爲丞相。十五歲而免。百餘歲乃卒。著書十八篇。言

陰陽律歷事。本傳庚午。開封侯陶青爲御史大夫。青事見百官表。爰盎爲吳相告歸。道逢丞相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盎還。媿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良久乃見。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耳。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則私。吾不受私語。盎卽起說曰。君爲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不如。盎曰。君自謂弗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蹶張。蹶音厥。如淳曰。材官。能腳踏彊弩。律。有蹶土。遷爲隊帥。所類反。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善。何也。欲以致天下賢英士大夫。日聞所不聞。以益聖。而君自閉箝其炎反。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與入坐。爲上客。爰盎傳。是歲地動。史記事記。大先是武侯子周勝之尙公主。不相中。竹仲反。坐殺人死。國絕一年。至是帝擇勃子賢者。皆推河南守亞夫。乃封爲條侯。周勃傳。功臣表。

三年冬十月。齊王將閭、濟北王志、濟南王辟光、梁王武、來朝。史記年表。武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武傳。秋大雨。晝夜不絕。四十五日。藍田山水出。流五百餘家。按今本荀紀作一百餘家。漢水出。壞民室八十餘家。所殺三百餘人。荀氏漢紀。考異曰。荀紀所載如此。漢書五行志。秋大雨。晝夜不絕。三十五日。藍田水出。流九百餘家。壞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與荀紀不同。今從荀氏紀。是歲置谷邑。史記事記。大寧侯魏指出坐國界。祝阿侯高成信武侯靳亭。坐事國人過律。侯表。按過律下。據文當有免字。蓋原本脫誤。

四月冬十月。濟北王志、燕王嘉、趙王遂、來朝。史記年表。是歲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之。漢

復與匈奴和親。漢書匈奴傳。考異曰。通鑑據史記徐廣註。載於後三年。按漢書匈奴傳云。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當是此年無疑。今從漢書。五年冬十月。楚王戊、城陽王喜、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來朝。史記年表。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荀紀。五行志。六年冬十月。淮南王安、梁王武、長沙王吳著來朝。年表。軍臣單于立。歲餘。復絕和親。考異曰。史記作軍臣單于立四歲。復絕和親。漢書匈奴傳。改爲歲餘。按軍臣單于以後四年立。至此謂之歲餘可也。今從漢書。帝發車騎材官屯廣昌。春二月。復發材官屯隴西。五行志。匈奴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於是漢使將軍張武屯北地。發軍戍邊。此句見漢書五行志。十二年。嘗除戍卒令矣。不知復置之因。及考五行志。有此語。當是文帝既罷邊戍之後。匈奴至此大入。遂再令戍邊耳。自十三年至後六年。首尾凡十年云。按史漢二紀。匈奴入上郡雲中俱屬冬。漢書天文志。作十一月。五行志。獨書于春二月。發財官屯隴西之後。益之。從五行志。未知何據。緣邊亦各堅守。以備彊寇。又置三將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敵。匈奴傳。夏四月乙巳。水木火三合於東井。天文志。秋螟。五行志。八月。天狗下梁壁。天狗狀如大流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墜。及望之。如火光炎炎中天。其下圜如數頃田。天文志。考異曰。漢書天文志。載於後六年。匈奴入上郡之後。荀紀書於二年。非也。今從天文志。是歲。誅反者周殷長安市。天文志。

七年冬十月。長沙王吳著來朝。薨。無子。國除。史記年表。漢書至此異姓盡矣。王表。春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荀氏漢紀。夏六月。帝病。且崩。戒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周勃傳。又曰。衞綰長者。善遇之。綰代人。初以戲車爲郎。至是爲中郎將。綰傳。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

嘗至市井游敖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律書。

班固贊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文帝。四十有餘歲。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西漢年紀卷九

孝景皇帝諱啓。孝文中子也。母竇皇后。孝文在代時。前皇后有三男。及竇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帝得立。考異曰。此史記本紀所載也。漢書作文帝太子。史記以爲中子。史記作三男。漢書外戚傳云。竇姬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嫖。孝惠七年。生景帝。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爲帝。而正后卒。及代王爲帝。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以漢書之辭較之。史記所載。則史遷之用意深矣。今從史記。後七年六月乙巳。立太子妃薄氏爲皇后。外戚傳。乙卯。恩澤侯表。封皇太后弟竇廣國爲章武侯。長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爲南皮侯。外戚傳。考異曰。荀紀載章武事於後七年。文帝未崩之前。非也。竇太后欲侯王信。景帝曰。南皮章武先帝不侯。及臣即位始侯之。是廣國之封。非文帝時明矣。文帝以六月已亥崩。廣國以六月乙卯封。時文帝崩已十六日矣。荀悅徒以漢表載文帝後七年封。故附於文帝未崩之前。是蓋失於不考耳。帝既立。廷尉張釋之恐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處士王生計。卒見謝。帝不過也。傳。釋之九月。有星孛於西方。本紀。其本直尾、箕末指虛、危長丈餘。及天漢十六日不見。五行志。

元年夏四月。初文帝尊寵楚元王子生爵。比皇子。帝卽位。以親封元王寵子四人。表。以四月乙巳封。禮爲平陸侯。富爲休侯。歲爲沈猶侯。埶字。蓺爲苑朐侯。楚元王傳。至是以平陸侯禮爲宗正。百官表。兩漢皆以皇族爲之。不以他姓。至晉始兼以庶姓。匈奴入代。史記。遣御史大夫青。至代下。與匈奴約和親。漢書紀。考異曰。按史記本紀云匈奴入代。與約和親。漢書本紀止書遣御史大夫至代下。與匈奴和親。而不書匈奴入代。使匈奴不入代。青當至單于庭約可也。何由止於代乎。今從史記。又漢書本紀。作御史大夫青翟。說者遂指爲莊青翟。殊不知青翟乃武帝時人。未嘗及事景帝也。按百官表。是時陶青爲御史大夫。翟字爲衍。當是流俗妄加小顏之說。爲是今從之。刊去翟字。五月。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食貨志。考異曰。食貨志以爲二年。今從史記

漢書本紀。於元年。廷尉張釋之。以前過出爲淮南相。本傳。考異曰。按釋之傳。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帝以去年六月卽位。至元年七月。謂之歲餘。可也。本紀元年秋七月。上詔議有廷尉信名。今書釋之之去於其前。秋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本紀。又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刑法志。考異曰。刑法志以爲元年。今載於定臧吏律之後。按原本。無吏授所監臨飲食至更議著令一段。以考異觀之。當是脫落。今補入。分置左右內史。百官表。考異曰。漢書百官表。以爲二年。按鼂錯爲左內史。在元年。豈得二年方分置耶。今移於此。以中大夫鼂錯爲左內史。百官表。以大中大夫周仁爲郎中令。仁爲人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溺袴。故爲不絜清。以是得幸。入臥內。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如此。帝再自幸其家。仁傳。以太子太傅石奮爲九卿。帝以其迫近憚之。徙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爲萬石君。奮傳。初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爲上嗽。山角反。吮。自兗反。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若問疾。上使太子齰。仕客反。癰。太子齰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爲上齰之。太子慙。繇讀與由同。是心恨通。及文帝崩。太子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顏曰。徼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塞者以障塞爲名。徼者取徼遮之義。徼音工釣反。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沒入之。通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鄧通傳。

二年冬十月。楚王戊、趙王遂、梁王武來朝。史記年表。春三月甲寅。立皇子德爲河間王。都樂城。閼爲臨江王。都江陵。餘爲淮陽王。都陳。非爲汝南王。都平輿。彭祖爲廣川王。都信都。發爲長沙王。都臨湘。漢書本紀。德、閼、栗姬子。餘、非、程姬子。

彭祖、賈夫人子發、唐姬子也。唐姬故程姬侍者。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史記五宗世家。）以中郎將衞綰爲河閒王太傅。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綰曰以謹力。帝幸上林。詔綰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上問曰。吾爲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病。上賜之劒。綰曰。先帝賜臣劒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劒人之所施弋（戈反。）豉（易。）獨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劒。劒常盛（音成。）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它將爭有功。常讓它將。上以爲廉。忠實。無它腸。乃拜綰爲河閒王太傅。（綰傳。）河閒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賜金帛以招之。繇（與由同。）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河閒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河閒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河閒王傳。）趙人貫公。嘗從賈誼。受所爲左氏傳訓。故以貫公爲博士。（儒林傳。）河閒王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游。（河閒王傳。）夏四月壬午。太皇太后薄氏崩。（漢書紀。）天子朝臣竝居重服。（通典。）葬南陵。陵用呂后不合葬長陵。故特自起陵。近文帝。（外戚傳。）六月。先是鄧侯蕭則有罪免。至是。帝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爲天下也。今其嗣絕。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則弟嘉爲列侯。（漢書本紀。蕭何傳。功臣表。考異曰。漢書本紀作蕭係。而蕭何傳及功臣表皆

作嘉當是紀語今從傳表八月丁巳以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爲丞相荀紀考異曰百官表作丁未荀紀作丁巳按長歷是年八月丙辰朔則丁巳乃八月初二日而丁未先於丙辰九日則是八月無丁未明矣荀紀之書如此蓋是時本猶未誤錯拜御史大夫亦以丁巳是與陶青之相蓋同一日也今從荀紀太史公曰自申屠嘉死之後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爲丞相及今上謂武帝也時桮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強侯莊青翟高陵侯趙周等爲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婓婓七角反婓廉謹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以鼂錯爲御史大夫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乃益驕恣公卽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吳王濞傳因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襍議莫敢難獨詹事竇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錯傳嬰竇太后從兄子也喜賓客孝文時嘗爲吳相嬰傳時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吳王濞傳三年冬十月楚王戊據吳王濞傳薛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北王志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等皆背約反漢書作膠東王雄渠史記作膠東王雄渠年表作膠東王雄渠

梁王武河間王德廣川王彭祖來朝史記年表御史大夫鼂錯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吳王濞傳戊乃與吳通謀鄒陽奏書諫吳王吳王不納其言是時帝少弟梁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鄒陽傳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

角有毛。荀氏漢紀。十一月。白項烏與黑項烏。共鬬。楚國苦縣。白項烏不勝。墮泗水中。死者過半。荀氏漢紀。十二月。吳城門自傾。大船自覆。荀氏漢紀。量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多怨公者。何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錯傳。考異曰。錯傳謂後十餘日。七國反。按七國以正月反。錯父之死。當在前。今附於十二月末。考異曰。史記吳王濞傳載云。吳王遂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後又云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起兵於廣陵。所載不同。如此。按劉義叟長歷。是年正月癸未朔。而丙午乃二十四日也。此月無甲子。當以丙午爲是。今從之。楚削書至。王戊遂應吳王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遂殺尚、夷吾。起兵會吳。楚元王傳。楚事據。考異曰。史記吳王濞傳載云。吳王遂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後又云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起兵於廣陵。所載不同。如此。按劉義叟長歷。是年正月癸未朔。而丙午乃二十四日也。此月無甲子。當以丙午爲是。今從之。楚削書至。王戊遂應吳王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遂殺尚、夷吾。起兵會吳。楚元王傳。楚事據。

春正月。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吳遂先起兵。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考異曰。史記吳王濞傳載云。吳王遂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後又云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起兵於廣陵。所載不同。如此。按劉義叟長歷。是年正月癸未朔。而丙午乃二十四日也。此月無甲子。當以丙午爲是。今從之。楚削書至。王戊遂應吳王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遂殺尚、夷吾。起兵會吳。楚元王傳。楚事據。楚、膠西、膠東、菑川、濟南、趙亦皆反。趙相建德、內史王悍諫王。遂不聽。遂燒殺建德、悍。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和。趙事據。趙王傳。齊王將閭。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志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吳王傳。吳使使至淮南。淮南王安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屬之。欲反。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賜不應。至衡山。衡山王勃堅守無二心。淮南王傳。膠西王印爲渠率。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吳王濞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吳王西涉淮。因併楚兵。發使遣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

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錯、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僇辱之爲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音值)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衆入蕭關、走(音奏)長安、匡正天下、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洗沐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爲此、願諸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侯、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金爵、他封賜、皆倍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遣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上大赦天下、(吳王傳本紀)與鼂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而身居守、不用、乃拜條侯周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

往擊吳、楚。考異曰：灌夫傳云：吳、楚反時，嬰陰侯灌何爲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爲校尉。其子夫以千人與父俱，韓王信傳云：吳、楚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直不疑傳云：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擊之。李廣傳云：吳、楚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曲城侯蟲捷將兵救淮南王。見淮南王傳。拜竇嬰爲大將軍，屯滎陽，監齊、趙兵。上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召入見，固讓謝，稱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字。嬰寧可以讓邪？乃賜金十斤。竇嬰、吳王濞傳。時汝南王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帝賜非將軍印。此事據江都王傳。詔河閒王太傅衞綰將河閒兵擊吳、楚。衞綰傳。鼂錯素與爰盎有郤，錯以盎前爲吳相，宜知王謀，而蔽匿不言，使至於是，欲請治盎。荀紀。永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謀，錯猶與未決，人有告盎，盎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考異曰：吳王傳云：吳、楚反書聞，吳未發，竇嬰言故吳相爰盎，盎是時嬰雖爲大將軍，猶未行也。盎入見曰：吳、楚相遣書，言賊臣鼂錯擅適謫。曰：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方今計獨有斬錯，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曰：吾不愛一人，謝天下。錯殊不知。子。兩字見百官表。迺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反。更市錯衣朝衣，斬東市。錯傳。

太史公曰：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干諫上，曰：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帝用其計，而七國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禮書。

周亞夫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且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已。孟傳。

見游俠傳。孟令無動。吾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亞夫問故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古餉字。道。使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考異曰。此見吳王濞傳。而亞夫傳乃謂亞夫未發長安時。自請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吳。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卽此鄧都尉之策也。亞夫因鄧都尉之言而從其計。豈得先爲上言之。本傳之誤。可見。荀紀不載亞夫所請事。得之矣。今從之。吳攻梁急。梁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音奏。深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又使使趣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將輕騎兵。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食道。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爲將。扞吳兵於東界。時丁寬亦爲梁將軍。號丁將軍。寬傳云。寬嘗從田何受易。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亞夫、吳王、韓安國傳通鑑。枚乘獻書諫吳王曰。枚乘本仕吳。去之梁。今吳兵圍梁。故以書諫也。昔秦西距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才各反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併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滅六國。而幷天下。是何也。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此其地與秦相什。而民相百。大王所明知也。今佞諛之臣。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劒鋒刃始接。則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責先帝之遺約。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矣。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

歸。尙得十半。不然。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虜東海之地。絕吳餉道。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今大王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休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吳王不聽。枚乘傳。荀紀。二月。吳王兵旣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蓋聞爲善者。天報以福。爲非者。天報以殃。高皇帝親垂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爲漢藩國。德配天地。明竝日月。而吳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稱疾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爲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子容反。謀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邱壠。甚爲虐暴。而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爲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吳王濞傳。壬午晦。日有食之。五行志。考異曰。五行志作壬午。漢書本紀作壬子。按長歷。壬子乃正月晦日。非二月也。百官表轟錯以正月壬子要斬。而二月癸丑朔。則晦日爲壬午無疑。當是紀誤一字。今從五行志。三月。吳王走保東越。東越殺吳王子子華、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吳王濞傳。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梁孝王傳。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賦斂。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與。爭技發難。卒亡

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爲國遠慮。禍反近身。爰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爲吳邪。毋爲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

夏六月。條侯周亞夫平吳楚歸。置太尉官以處之。本傳。己巳。封竇嬰爲魏其侯。考異曰。史記表作乙巳。按長歷。是年六月辛亥朔。無乙巳。有己巳。乃六月十九日也。當是史記表誤一字。今從漢書外戚表。川本漢書亦有作乙巳者。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竇嬰傳。騎郎將李廣以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李廣傳。時潁陰侯灌何。灌夫傳。弓高侯韓頹當。韓王信傳。平陽侯曹奇。直不疑。程嘉。蘇息。公孫昆邪。功臣表。皆從軍。唯弓高侯功冠諸將。韓王信傳。以爰盎爲楚相。盎嘗上書不用。病免。盎傳。

太史公曰。爰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爲質。引義慷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張晏曰。謂景帝。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鼂錯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亂古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耶。

四年夏四月己巳。立皇子榮爲皇太子。漢書本紀。使魏其侯竇嬰爲太子太傅。竇嬰傳。時梁王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多大縣。梁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梁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考異曰。通鑑此段載於景帝二年。按梁王本傳云。吳、楚破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云云。立太子在四年。此事在四年無疑。今附於立太子之後。大治宮室。爲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蹕。漢儀注。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傳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儗

於天子。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游士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莫不至。詭多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千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梁孝王傳。）六月乙亥。徙汝南王非爲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世家年表。）秋七月。臨江哀王閼薨。無後。國除。（本紀年表。考異曰。自七國反後。諸侯有名無實。其始終不書。有故則書。是歲。南皮侯竇彭祖爲奉常。（百官表。）

五年冬十月戊戌日有食之。（考異曰。漢書本紀。書於四年之末。又有晦字。非也。蓋自未更太初歷以前。不應冬十月在歲終。故呂氏大事記。移於五年之首。按長歷。是年十月癸酉朔。而戊戌乃二十六日。書晦字。亦非。今刊去之。）周人以商賈爲貧。劇孟以俠顯。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而符離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閒。是時濟南瞯氏、陳周庸。亦以豪聞。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毋辟陽、翟薛況、陝寒孺。紛紛復出焉。（游俠傳。考異曰。此事見游俠傳。不知其時。以濟南瞯氏事觀之。乃在郅都爲濟南守之前。帝聞瞯氏豪滑。以都爲濟南守。至則誅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至七年則郅已自濟南守。爲中尉。以孰推之。當是五年。今附於年末。）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本紀。）先是。欒布、衞綰、程嘉、公孫昆邪、蘇息。皆以擊吳、楚有功。夏四月丁卯。封布俞侯。綰建陵侯。嘉建平侯。己巳。封昆邪平曲侯。壬申。封息江陽侯。（侯表。）秋九月。皇后薄氏廢。初帝爲太子時。薄太后娶以爲妃。及立爲皇后。毋寵。毋子。太后崩。故廢。（史記外戚世家。）

七年冬十月。梁王武入朝。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關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竹（略）反。引籍。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梁王傳。）十一月乙丑。廢

太子榮爲臨江王。史記大事記。考異曰。漢紀作正月。史記紀作冬。按史記年表。作十一月乙丑。太子廢。又漢書梁王傳云。十一月上廢立太子。按諸書當是漢書本紀誤。又通鑑作十一月己酉。按長歷。十一月辛酉朔。無己酉。而乙丑乃十一月初五日。當是通鑑爲誤。今從史記年表。榮母栗姬齊人也。初燕王臧荼有孫女曰臧兒。嫁槐里王仲。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文帝時。臧兒長女爲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臧氏乃奪金氏婦。金氏怒不肯予。決乃內之太子宮。太子幸愛之。方在身時。夢日入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帝即位。王夫人生男徹。先是臧兒又入其少女兒姁。況羽反。兒姁生四男。栗姬男最長。立爲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予爲妃。栗姬妬而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過栗姬。栗姬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男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日譖栗姬。短於帝曰。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帝以故望之。帝常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爲王者。於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帝恚。心嚮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嚮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大行奏事畢。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無號。宜立爲皇后。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按誅大行。而廢太子。外戚世家通鑑。太尉條侯周亞夫、太子太傅魏其侯竇嬰、固爭不得。周亞夫竇嬰傳。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憂死。外戚世家。竇嬰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諸竇賓客辯士。說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爭不能拔。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祇

音支加懟直類反自明揚主之過有如兩宮讎將軍則妻子無類矣嬰然之乃起朝請如故竇嬰傳栗太子旣廢太后必欲以梁王爲嗣梁王與帝俱侍坐於太后前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車大駕用梁王爲寄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爰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爲帝太子帝問其狀爰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嫡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卽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太后白之爰盎等入見太后曰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卽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爰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卽使梁王歸就國史記補先生補中尉衞綰賜告歸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帝拜邯都濟南守至則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至是帝旣廢栗太子誅栗卿之屬以衞綰爲長者不忍乃賜告歸而以邯都爲中尉捕治栗氏酷吏傳衞綰傳

太史公曰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意盜賊多有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

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圜。斲雕而爲樸。網漏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屬。

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丁巳。立膠東王徹爲皇太子。召故中尉衞綰爲太子太傅。綰傳。按原本作夏四月乙巳召故中尉衞綰爲太子太傅。以史考之。綰之爲太傅。並無月日。當是脫落。今從本紀補入。立皇后以下十六字。蘭陵王臧爲少傅。申公傳。陳人鄭當時、北地公孫賀爲舍人。當時賀傳。濮陽汲黯、司馬安爲洗馬。黯以嚴見憚。汲黯傳。賀昆邪孫也。賀傳。六月乙巳。丞相青免。以太尉周亞夫爲丞相。時縡音台。人趙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百官表。趙禹傳。按原本無六月乙巳。亞夫爲丞相事。趙禹爲吏句。並無緣起。又誤屬夏四月之前。今爲補入。並移於此。

中元年。夏四月乙巳。赦天下。賜民爵一級。除禁錮。史記本紀。

二月春二月。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典客奏謚誄策。考異曰。漢書本紀作大鴻臚。按百官表。景帝中六年。更典客爲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行令爲大鴻臚。在景帝中二年。未得以大鴻臚爲私也。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謚誄策。王薨。遣中大夫弔襚、祠賵、視喪事。因立嗣子。列侯薨。遣太中大夫弔、祠、視喪事。考異曰。漢書本紀作光祿大夫。按百官表。武帝

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則景帝世未有所謂光祿大夫此亦追敘者之辭今改作中大夫因立嗣其薨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漢書本紀臨江王榮坐侵廟壖地爲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三年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簿溥反戶責訊王王恐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人閒予臨江王臨江王既得爲書謝上因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亡子國除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帝乃使使即拜都爲鷹門太守便道之官顏師古曰不令至闕陳謝也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舉邊爲引兵去竟都死不敢近鷹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竹仲反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考異曰漢書酷吏傳無竇太后三字以爲匈奴中都以漢法以上下文參考之中都者必出于竇太后蓋是時帝方眷都使奴匈聞之何必白之太后惟太后中都以漢法故帝不能救耳史記存此三字爲是今從史記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臨江王傳酷吏傳夏四月乙巳漢表封楚趙傅相死事者四人子爲列侯荀紀建德子橫遽侯王悍子棄之新市侯趙夷吾子周商陵侯張尚子當居山陽侯侯表考異曰漢書本紀書於九月按漢書功臣表建德子橫爲遽侯王悍子棄之爲新市侯趙夷吾子周爲商陵侯張尚子當居爲山陽侯竝以四月乙巳封而史記侯者表亦同當是漢書本紀誤今從表九月始梁王與勝詭有謀鄒陽爭以爲不可故見讒枚先生枚乘嚴夫子嚴忌皆不敢諫及事敗勝詭死梁王恐誅乃思鄒陽言深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即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誠難解也以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況臣下乎昔秦始

皇有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爲廓大義。始皇非能說其言也。乃自強從之耳。茅焦亦厘脫死如毛氂耳。故事所以難者也。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名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能爲謀。還過王先生曰。臣將西矣。爲如何。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爲衆不可。蓋竊自簿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鄒陽發寤於心曰。敬諾。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曰。王美人兄也。鄒陽留數日。乘閒而請曰。臣非爲長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愚戇竊不自料。願有謁也。長君跪曰。幸甚。陽曰。今爰盎事。卽窮竟梁王。恐誅長君。誠能精爲上言之。得毋竟梁事。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讀與班同。）獄有所歸。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賊。春秋以爲親親之道也。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以爲過也。以是說天子。徼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閒入而言之。帝怒稍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至霸昌廐。田叔取火。悉燒梁之獄辭。空手來見帝。帝曰。梁有之乎。田叔對曰。死罪有之。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誅。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與帝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於是上賢田叔。以爲魯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怒之曰。王汝主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魯

王好獵。相嘗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王嘗暴坐苑外。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爲舍。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以官卒。（梁孝世家。鄒陽傳。田叔傳。）

三年。匈奴王七人來降。（考異曰。周亞夫傳作五人。今從表。）上欲侯之以勸後。丞相周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之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亞夫傳。）十一月庚子。先封于軍爲安陵侯。十二月丁丑。悉封徐盧等六人爲列侯。（侯表。）

班固曰。昔書稱蠻夷帥服。詩云。徐方既徠。春秋列潞子之爵。許其慕諸夏也。漢興至於孝文時。乃有弓高、襄城之封。雖自外徠。本功臣後。故至孝景始欲侯降者。丞相周亞夫守約而爭。帝黜其議。初開封賞之科。（侯表序。）

春三月丁巳。立子乘爲清河王。乘王夫人子。（史記年表。本紀。外戚世家。）以轅固爲清河王太傅。初固以治詩爲博士。竇太后召固問老子書。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擊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辠。乃假固利兵。下圈刺彘。正中其心。彘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辠。後上以固廉直。拜爲王傅。諸齊以詩顯。皆固之弟子也。（本傳。）齊人胡母生。以治春秋爲博士。與廣川董仲舒同業。（考異曰。胡母生在帝時爲博士。不得其歲。今載於轅固爲清河王傅之後。）仲舒亦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胡母生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胡母生。蓋川人公孫

宏。亦頗受焉。儒林傳。董仲舒傳。夏四月。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賤其價以招民。及徙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廣用。而宮室列觀與焉。益增修矣。平準書。考異曰。此事見史記平準書。不知其時。按帝時書旱者再。中三年書旱。後二年書大旱。然中六年匈奴已入上郡。取苑馬。則知非後二年明矣。今附於中三年夏旱之後。太子太傅衛綰爲御史大夫。荀紀百官表。是歲。廷尉上囚。防年繼母殺年父。年因殺繼母。依律殺母大逆論。帝疑之。詔問太子。太子對曰。夫繼母。明其不及母也。緣父之愛。故比之母耳。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以大逆論。帝從之。年棄市。太子年十歲。上益奇之。漢武故事通典。太子長而好書學。善史隸。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王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太子獨能解其意。每在太后前議論。太后大悅。每歎服以爲勝帝。而太子心弗好也。每還太子宮。常取儒書讀之。又好名法之術。畏太后不敢也。武帝故事。

四年秋。赦天下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刑者。許之。漢書紀。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考異曰。鍾繇言於魏明帝曰。宜如孝景之令。不載。今當附見於死罪欲腐刑者許之之下。是歲。壯武侯宋昌有罪。奪爵一級。爲關內侯。侯表。

五年冬十月戊午日有食之。考異曰。漢書本紀。書於中四年之末。荀紀亦然。然十月豈應在歲終。其誤明矣。呂氏大事記移於五年之初。按長歷是年十月癸巳朔。而戊午乃二十六日也。今從之。春三月。立子舜爲常山王。漢書本紀。史記年表。舜王夫人子。帝子凡十三人。爲王。五宗世家。博士韓嬰爲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嬰傳。匈奴東胡王盧它之降。夏四月丁巳。封爲亞谷侯。它之、故燕王綰子也。侯表。五月甲戌。封皇后兄王信爲蓋侯。侯表。秋

八月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爲置吏改丞相曰相銀印省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謁者郎諸官長丞皆損其員百官表

六年三月雨雪漢書本紀考異曰漢書作雨雪史記作雨雹考五行志及荀紀亦作雨雪當是史記紀誤一字今從漢書紀志及荀紀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邑入上郡考異曰漢書作六月史記作八月考荀紀亦作六月當是史記紀誤一字今從漢書荀紀取苑馬漢書本紀漢儀注大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爲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十萬匹三時李廣爲上郡太守上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數十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也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兩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傳廣秋七月辛亥日有蝕之本紀是歲以濟南都尉甯成爲中尉是時周陽由亦爲郡守甯成陽由皆以嚴尅爲治荀氏漢紀按原本不書甯成爲中尉事上下文意不相屬今從百官表補入

後元年秋七月乙巳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史記紀荀紀考異曰漢書本紀作乙巳晦史記無晦字按長歷乙巳蓋七月二十九日也顓頊歷以丙午爲八月朔則漢紀乙巳晦未爲非是及考百官表載七月丙午丞相舍免是月既有丙午不應以乙巳爲晦又五行志及荀悅漢紀云七月乙巳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則丙午爲晦日明矣今從荀紀史記丙午晦丞相桃侯劉舍免百官表竇太后數言魏其侯竇嬰帝曰太后豈以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弋反戹難以爲相特重遂不用竇嬰傳八月以御史大夫建陵侯衛綰爲丞相百官表考異曰史記大事記漢書百官表荀氏漢紀竝作八月壬辰按長歷是月有丙辰戊辰無壬辰不敢意改今除去之綰爲相朝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宦以至相終無可言上以爲敦厚可相

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循吏傳。

三年春正月詔曰高年長老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之欲反。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鞠繫者頗讀曰容。繫之刑法志。甲子帝崩於未央宮二月癸酉葬陽陵上謚曰孝景皇帝本紀。

班固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衞綰傳。）以衞尉直不疑爲御史大夫。天子修吳、楚時功。封不疑爲塞侯。（不疑傳。）二年。（武帝建元二年。）原侯衞不害。坐葬過律免。（年表。）石奮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孝異曰。傳以爲孝景季年。今載於後二年。）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奮。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古欣字。）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奮傳。）田蚡益貴幸。爲中大夫。（考異曰。傳云。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爲中大夫。今附於後二年。）田蚡貪。巧於文辭。辯有口。學盤盂諸書。王后賢之。（田蚡傳。）及求天下禮書。（考異曰。家語序。以爲外戚傳。）景帝季年。（考異曰。傳云。景帝末年。爲蜀郡太守。今附於後二年。）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讀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與敕同。）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顏曰。少府卽掌財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遣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口。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讀曰徭。）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得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讀曰由。）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